

诺斯洛普·弗莱与 F. R. 利维的文化批评比较论

江玉琴

(南昌大学 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7)

论文摘要: 本文站在文化研究的语境里对加拿大文论家诺斯洛普·弗莱和英国文学文化批评家 F. R. 利维的文化批评观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提出利维在新批评形式主义的潮流中敢于将文学批评超越文本的肌理研究, 以文学经典批判现代文明、宣扬伟大的文化传统开辟了文学的文化批评(利维主义)。弗莱虽然并不属于利维的同时代人, 也不赞同利维的价值判断观点和精英意识, 但他同样立足于文学本体, 将文学的批评视角并将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观照, 因此可以将他归结为利维线上的文化批评的先驱。

关键词: 诺斯洛普·弗莱; F. R. 利维; 文化批评

诺斯洛普·弗莱是加拿大也是世界伟大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他提出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统领北美文论界。他一生特立独行, 不从属于任何流派, 立意创新, 即使在结构主义文论已经衰微的今天, 弗莱却仍然因为不断的创造性而以他的文化批评观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人们研究关注的对象。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弗莱文化批评的重要性而多加以研究。弗莱研究学者汉密尔顿就说过“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 弗莱是一位文化批评家, 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区的西方文化感兴趣, 而且因为他是从总体上来关照西方文化, 探讨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¹ 新历史主义的提出者海登·怀特则认为弗莱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化理论家和人文研究的革新者。² 中国少数杰出学者如王宁也意识到弗莱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巨大研究潜力, 认为弗莱是文化批评的先驱。³ 本文将弗莱置于当代文化研究的语境中, 发现弗莱的文化批评思想与英国的利维主义都是立足于文学作品研究, 又置身于文化研究中。但弗莱与利维的文化观又存在着相当的差别, 因此本文将阐述弗莱与利维主义文化批评思想的异同, 提出弗莱因其坚持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研究与文化研究, 但抛弃了文化精英论, 使他的文化批评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别具一格, 具有重要的研究地位, 尽管如此, 他和利维走的都是属于文化研究中对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批评进行反拨的文化批评之路, 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坚持以文学批评为基本的文化批评, 从而应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新批评与 F. R. 利维的文化批评观

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是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一统天下的时候, 其中新批评派是当时

盛行的一种独特形式主义文论派别。它发端于一、二十年代的英国，形成于三十年代的美，并在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文学评论中取得主导地位，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于西方文学，尤其是英美现代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西方当代文论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新批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文学特性、内容与形式关系，作品的辩证构成等问题的基本理论。文本细读是新批评派创造的一种具体批评方法，集中精力于诗歌的语言和结构本身。总的来说新批评是一种坚持文学文本分析的自足式本体论批评，关注文学内部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

利维斯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他所进行的分析批评方法与新批评的细读式有些相类似，因此曾被认为是与新批评中美国的“南方学派”相对应的英国文论派别，但新批评派并不认同利维斯，因为利维斯分析文学作品时更多的是着眼于从道德上进行评价，主张在经典的文学里建立伟大的传统，从而培养有着高尚品德的人，更因为利维斯超越了文本研究的局限性，将社会文化批判和大众教育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从而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开拓了文化批评的道路。利维斯以及他的追随者的这种文学的文化批评甚至被人称作为是利维斯主义。利维斯研究学者 R. P. 壁兰在研究利维斯的批评成就时明确指出“离开了利维斯所关注的社会文化就不能正确理解他的文学批评思想”。⁴⁴ 可见利维斯的社会文化视野在他文学批评中的地位。

概括来说，利维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了新批评的局限，进行了文化批评的尝试。

1-1. 现代文明批判

利维斯一直认为现代文明毁坏了传统的社会文化，机器文明改造了现代社会。在《文化与环境》一书中他大篇幅地分析批评了机器文明的影响。他认为机器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也毁坏了古老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机器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变化，古老的生活形式遭到破坏，新的社会文化生长就受到了阻碍。而且机器带给人类的便利主要体现在大众生产中，对人类的理想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益处。⁵⁵ 尤其到六十年代利维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现代文明后更明显感觉到工业社会状况日愈恶化，坚持认为现代文明强烈威胁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对突出体现了大众文化的美国化进行了大力抨击，这一点他在与 C. P. 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争论中为他关于当代生活观点做了有力的阐述。他说：“今日的美国，精力旺盛，技术先进，生产力高，生活标准高，但崇尚饮酒来消除空虚和疲劳，这又构成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可谁能说现代的社会人比林中人、或印度农民或悲切的初民用他们的神奇艺术和技术还有富于创造力的智慧更像人类，更有生机呢？”⁶⁶ 利维斯讨厌现代文明技术，认为科学走向的途径就是不满足于创造性智慧和目的，简单化和缩小化人类需要和对物质的批评，以此形成文明的精神和思想，从而产生了灾难性的错误和不充分的‘目标’概念。⁷⁷ 这势必会产生以大众生产文化导致的向下拉平（Leveling down）的社会平衡。对此利维斯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他崇尚“有组织的社团与它所象征的生机勃勃的文化”，认为民间歌曲和民间舞蹈、小木屋甚至手工制品都是文化的标志和表述，这些才标志了一种生活艺术、生活方式，才是有次序、有规律、入世的艺术，是交流的代码和有反映的判断，是来自记忆深处的体验，是来自自然环境和生活体验的东西。而这一切在大众生产中却不可能产生。⁸⁸

1-2. 文学教育与文化传统

在严肃思考如何解决大众生产与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灾难时，利维斯将希望寄托在文学作品上，认为只有文学艺术才是维持人类社会连续性的关键，人类就更更要保持文化连续性，才可能实现在科学和技术日益统治的社会里保留和发展人类目标和价值的完整感，即使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是值得进行的战斗。“我们显然要为我们的生活文化遗产——人类创造性生活的深刻连续性——战斗，这是一场值得进行的战斗，而且应该把它当作不会失败的战斗”。⁹⁹ 这场战斗中的主角就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利维斯认为唯有以经典的文学来对

抗在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大众文化，才能找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出口，因此他强调文学的使命感和道德影响，甚至把文学批评作为延续文化传统解决现代文明产生的社会危机的最佳途径。“F.R. 利维斯主张文学要有社会使命感，能够解决二十世纪的社会危机，因此，民族意识、道德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一种侧重文学自身美感的有机审美论，成为利维斯文学批评的鲜明特征”。¹⁰

对 F R 利维斯而言，文化传统是由他所认为的道德和艺术的楷模、用经典文学所建构的社会价值的连续性。在《伟大的传统》里他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义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¹¹基于这个认识，他断言简·奥斯丁是英国伟大传统的奠基人，而伟大的传统指的就是英国小说伟大之构成其特征属性的那个传统，因为奥斯丁对于生活抱有独特的道德关怀，构成了她作品里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正好这种关怀又首先是对于生活加在她身上的一些所谓个性问题的关注。在《多数人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中利维斯早就明确指出了文化传统是由少数精英分子承载文化传统的道理。他说：“最高雅的人的经验获得依赖于少数人，正是这些少数人把文化传统中最细微最易遗失的内容保留下来。而且他们还规范着一个时代高雅生活的内在标准，比较高雅与通俗生活之间的价值感，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判断中心的位置”。¹²传承文化传统是利维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投身于的事业，他发现只要人们拥有对现代文明中文学批评功能重要性的认同，就可以达到他的伟大目标。因为他认为批评的功能构建着当代敏感性。“在这样一个分裂的时代，格言、信条等都极力避免着没有歧义的、有效的意义。……没有真正的一致性，任何关于统一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样一个中心在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里被预设了，且在特殊判断里进行了测试”。¹³这样，批评的功能既不是社会分析，也不是诗学形式或文学理论，它担负着特殊的评判角色以指出具体形式里的担待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维斯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和公众的受教育才能将文化传统薪火相传。R. P. 壁兰说“(利维斯)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只有存在受教育的公众那里才会有有效的结果”。¹⁴因此利维斯极力在大学教育里构建当代品味，他的文学批评背后隐藏的是文学判断，价值判断，他通过文学批评微妙地清晰地贯入到大学教育中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社会文化，才能把人类最伟大的传统继承下来。

2 弗莱与利维斯文化批评观的异同

弗莱与利维斯的文化批评思想都来自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将文学批评置于社会语境中加以研究，他们同样重视文学批评的社会文化功能，都强调公众的大学文学教育对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但他们又同样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文化批评思想。

2-1. 形式主义批判与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

利维斯在研究文学作品的时候始终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研究语境，把经典文学作为传承伟大传统的希望，期待以经典的高雅的文学作品来影响熏染现代文明中成长的年轻人，将文化传统薪火相传下去。同样弗莱也始终立足于文学批评，批判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局限性，以《批评的剖析》终结了形式主义，从而把文学研究从狭隘的文本研究推向了社会语境。众所周知，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普遍被人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力作，是对新批评形式主义的终结。弗莱在对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歌进行大量的研究时发现，在布莱克的诗歌中普遍存在着神话、宗教的隐喻，从而开始着手从文化社会的角度重新看待布莱克的诗歌，以成熟的理论神话-原型批评将垄断了半个世纪的文学内部研究重新引入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直到 20 世纪中叶，文学理论界都一直是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形式主义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基本上未能逃脱‘语言的囚笼’的束缚……倒是一些批

评流派和理论家（如利维斯，诺斯若普·弗莱，巴赫金等）从文学的形式入手，引入了文学以外的文化分析因素，从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把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达到了文化批评的高度”。¹⁵¹⁵弗莱在《批评的解剖》序言中就说“对我而言批评意味着与文学相关的学术和品位的所有工作，这也是各种称为文科教育、文化或者人文研究的一部分”。¹⁶¹⁶吴伟仁在《批评的解剖》的译序中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的价值，认为“二十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但是在西方，真正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自身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的应当说是从《批评的剖析》开始的”。¹⁷¹⁷弗莱在《批评的剖析》前言中还指出，他是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探索一下关于文学批评的范围、理论、原则和技巧等种种问题；把文学批评界定为与整个文学有关的学问和鉴赏。他认为文学批评不但是整个文化的基础部分之一，而且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既不是哲学、美学、语言学以及任何文学以外的特定理论系统的服用，也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他还反复地抨击了那种认为文学批评是寄生于文学身上的、是第二性模仿的传统观念，强调批评也是一种创造艺术，具有从它所接触的艺术中独立出来的特性。因此可以说《批评的解剖》一书以相当开阔的眼界剖析和总结了西方现存各种批评流派的是非得失，极大地突破了从本世纪（20世纪）二十年代起即统治英美批评界的“新批评”派的眼光狭窄、观念僵化的局限，这样打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艺批评的新局面。“这本书是一个标志，从此结束了“新批评”独霸文坛的局面，而出现了多种文学批评流派共存共荣的势态；也结束了个批评流派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局面，而开创了在把应有的经验作为共同财富的基础上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新割据。可以说《批评的剖析》既是五十年代以前西方文气批评的系统总结，又是五十年代以后西方文学批评新动向的明确宣言。所以，这是一部划时代的批评专著。”¹⁸¹⁸

在讨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相对于利维斯的文化批评思想，弗莱同样表达了他对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关注，强调文学与社会语境的相连接性，认为文学达到社会维度是文学的最终维度，文学的中心就是公众，因此他强调批评的社会参照性，认为只有在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才能确切地理解文学的含义。从这种意义上讲，弗莱与利维斯的观点不谋而合。

弗莱终结了新批评，开拓了文本研究之外的领域，他在《批评之路》中是曾经这样评价新批评理论，“新批评利用的是前一个意义，建立了一种与传记式方法抗衡的方法，反对把诗歌看作是一种个人自己的修辞。这种分析批评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承认诗的语言和形式是诗歌意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它确立了对所有用非文学来解释文学的‘背景’批评的抵制立场。与此同时，它也使自己失去了文献批评的巨大力量：语境的意义”。¹⁹¹⁹这正是他进行文学批评的核心所在，他关注文学批评的背景和语境，分析语境的意义，使得文学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他主张将文学放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我们如何达至诗的意义？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是诗的意义来源于语境”。²⁰²⁰他给词语的语境提出两种预设，认为有想象性的文学语境和普通的意图性的话语语境。“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曾对我所指的批评的首要作用给予充分的注意：试图了解在文学作品里什么样的意义可以从它们的文学语境中发掘出来。文学中的所有意义似乎首先指意图性的话语语境，一个永远是次要的而且有时是错误的语境。……批评没有自己的预设，而必须‘依靠’其它的学科。……我一直坚持批评不能从任何别的地方进行预想，因为这总意味着强行使它们脱离自己的真正语境，我认为批评必须指定出它自己的预想。……如果一首诗的意义主要在意图性的话语语境范围内寻求，它就会成为一种文献，与文学之外的某种文字领域相关”。²¹²¹

所以说利维斯和弗莱都从文学的社会语境的视野走出形式主义批评，从而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视野。但尽管弗莱与利维斯走的都是对形式主义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之路，他们的文化批评又有着极大的差异。

2-2. 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

利维斯主张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重视少数精英创造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他说：“有一种观点是超越阶级观点，那就是一种知识的、美学的道德活动，它并不纯粹表述阶级起源和经济环境；还有一种‘人类文化’是必须通过培养人类精神的自动性才能获得”。²²²²在他心中始终认为在任何时期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关心文学艺术欣赏，而也只有这少数人能够不受干扰做出第一判断。因此他相信依靠这些人的文学价值判断，才可以继承人类的精神。他关注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为这“应该是我们时代文明真正的潜在力量”。²³²³

弗莱与利维斯一样非常重视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对文化精髓的继承，同样赋予文学批评一种使命，但利维斯的伟大传统是由英国伟大的文学家以道德和社会责任来承担，弗莱的文化传统是在利维斯所忽视的亚文学、亚文化如神话、民间传说里寻找。弗莱在《原型的解剖》里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综观了人类的历史文化进程和心理，提出了原型批评学说，实际上就是洞察了人类的欲望与希望，企图在其中寻求文化的连续点。他指出：“文学既不反映平常生活，也不脱离生活；它是以神话的、传奇的、英雄的和讽刺的以及显示的和荒唐的形式反映人类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类形式的宇宙，从人类欲望的完全实现伸向人类欲望，拒绝现实世界”。²⁴²⁴在对大量的神话、民间传说的研究中，弗莱发现其实人类相信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神话世界中。正如由于人类对自身的关注，产生了种种假想和信念，才产生了神话世界。他认为我们从这个由人类的关注构成的神话天体中所见到的一切，都具有社会的前提和文化的继承。在文化继承的底层就必定有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继承。他也把文学批评作为传承文化传统的方式，因为文学批评功能就是有意识建立一种文化传统的凭据。

虽然弗莱一直坚持文学批评，但他反对批评家对作品做出价值判断。他在许多地方多次重申，价值判断不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建立。汉密尔顿认为弗莱的这句话常常为人所误解，但实际却没有一个人辉映弗莱所说的话。汉密尔顿说：比如雷内·韦勒克就说过弗莱把所有价值摒弃在批评之外，W. W. 罗伯森则说弗莱希望从批评中清除价值判断，弗莱却说我从来未说过文学家或批评家不要做出价值判断，我所说的是文学价值不可能建立在批评的价值判断上。²⁵汉密尔顿在比较弗莱与利维斯的价值判断时还提出“弗莱可以允许批评家深刻关注价值，而利维斯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且弗莱定义批评为整合文学和社会的活动，把‘批评之路’副标题定义为‘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的论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²⁶因此汉密尔顿认为弗莱作为一位加拿大批评家，不同于利维斯的地方是利维斯苦涩地陷入了阶级斗争而使他成为英国的，弗莱也不同于艾伦·退特，因为艾伦·退特的南方重农主义使他成为美国的，而弗莱是属于世界的。

弗莱也没有利维斯强烈的反现代文明思想和文化精英意识，因此并不像利维斯那样强调经典文学产生的伟大传统，弗莱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阅读和研究之余关注起亚文学和亚文化，从德国历史学家斯兵格勒和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那里受到深刻影响，使他现代批评家的整个主题并不看作纯粹的文学，而是同神话语言建构和进入并了解的信仰相关的领域。对弗莱而言，文学作品主要通过使用习俗、神话和类别相互影响。首先，弗莱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转化自己为社区的焦点来发展。因此他的批评又可以看作是异化于日趋走向多元文化的社会的反映。同时因为弗莱对亚文学的关注他产生了对经典文学的质疑。他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发出了反对价值判断的号召。他认为在加拿大没有一个“经典作家”，而所谓“经典性”就是指对具有比他（她）的最优秀的读者更优越的观念而言的。²⁷弗莱在也不认为批评家应该用艺术来支持社会或社会事业，至少批评不能基于这样的目的，因为这些目的会导致道德或革命的视角，这会迷惑有利于将来的现在。从这方面说弗莱与利维斯又截然不同。

比较而言，利维斯与弗莱都有一种对文学批评的社会关怀，但利维斯由于憎恨现代文明而把高雅文学经典文学提到了至高的境地，一如他在与 C. P. 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辩论中所说的那样，利维斯始终坚持只有一种先进文化，那就是文化传统。“在利维斯看来，斯诺

对两种文化的论述，概括了现代社会把文化平庸化，为一种娱乐形式的趋势。混淆艺术与娱乐之间的区别，不可避免地导致艺术换假和平庸化。他认为斯诺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迎合了公众默认的低下的标准和口味”。²⁸而弗莱则始终认为神话才是人类文化传统的结晶。他在《伟大的代码》中就已经指出“作为一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思想而产生的形式——神话，不会随着社会或技术的发展而改进，更不会因此而小时，同时由于神话极为神圣的特征，很可能在一个社会中以非自然生长的方式持续存在下去，并由此对自然的规律做出断言或假定，而这些结论同时对自然规律的实际观察记过是相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神话学的解释必须用科学的解释来代替。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世俗的民间故事和传奇作为其部分素材，因为在爱神圣的和世俗的故事之间有结构的类比性，但在神话的严肃性和关切性被广泛接受之后，诗人处理神话的自由度就受到这种特性的制约。既然神话具有扩展成为神话学的趋向，而神话学又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因此弗莱认为“神话学覆盖了社会关怀的所有重要的事物”。²⁹从而弗莱建议要在尊重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的自主和权威的同时，确立神话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树立社会关联的观念和人类文化所有因素的内在一体性观念。

由此看来，弗莱与利维斯虽然都对形式主义批评进行了反拨，同样重视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和社会功能，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弗莱始终不能认可利维斯关于文学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引发的经典文学和少数人的文化的论调，雷蒙德·威廉斯曾高度赞扬了利维斯对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判断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他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精英态度的顽强执着，“（利维斯）学派的联结模式被人们认真地广泛地始终保持并强调他们本阶级的作风”。³⁰的确，利维斯等级分明的特征最终导致了利维斯模式的文化批评思想受到后来者的批判和超越。

结论：弗莱、利维斯与当代文化研究

王宁教授在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发现，当代文化研究有三种发展趋势，它们分别是“对文化本身的理论探讨和价值研究；基于一种跨越学科界限和区域界限的总体化的文化研究；以及一种基于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³¹弗莱与利维斯都始终坚持文学研究基地，把文学的研究视角从文学文本内部研究投向社会文化，坚持文学批评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尽管利维斯强调价值判断和道德意识，试图以此来恢复日愈被现代文明和大众生产所毁灭的文化传统，他努力想在大学教育里来贯彻他的理想，虽然在大众文化研究日益繁荣的今天有螳螂挡车的悲凉，仍然为人所敬佩。弗莱则以神话、传奇等亚文学、亚文化形式来洞察人类的文化心理，凭借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来传承文化精髓，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殊途同归，又因为他们立足点始终是文学批评，可以说他们都是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反拨的文化批评。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Criticisms by Northrop Frye and F R Leavis

JIANG Yu-qi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7, 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Canadian theorist, Northrop Frye shared a lot with British literary critic F R Leavis o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cism. For Leavis, he criticized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alled for a great

tradition built in literary canons so that he was said to create a cultural criticism, i.e. Leavisian. For Frye, he did not assert value orientation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as F R Leavis did, but he proposed literary works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broader cultural context,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Leavis. So we can say Frye is on the line of Leavisian and is another pioneer figure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y.

Keywords: Northrop Frye; F. R. Leavis; Cultural Criticism

收稿日期: 2003-09-10

作者简介: 江玉琴(1975-),女,江西九江人,南昌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

参考文献:

-
- ¹ A. C. 汉密尔顿. 作为文化批评家的诺斯若普·弗莱[A], 王宁, 徐燕. 弗莱研究: 中国与西方[C].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6:1.
 - ² HYDEN WHITE. Frye' s Plac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s Studies[A].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28.
 - ³ WANG NING. Northrop Frye and Cultural Studies[A]. ed. JEAN O' GRADY, WANG NING. A New Direction in N. Frye Studies[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Teaching Press, 57.
 - ⁴ R. P. BILA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F. R. Leav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3.
 - ⁵ F. R. LEAVIS,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4:1-2.
 - ⁶ F. R. LEAVIS. Nor Shall My Sword[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2:60.
 - ⁷ Nor Shall My Sword[M]:60.
 - ⁸ Culture and Environment[M]:1.
 - ⁹ Nor Shall My Sword[M]:94-95.
 - ¹⁰ 陆扬. 利维斯主义与文化批判[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 (1):10.
 - ¹¹ 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7.
 - ¹² F. R. LEAVIS. For Continuity[M]. Cambridge: The Minority Press, 1933:15.
 - ¹³ For Continuity[M]:182-183.
 - ¹⁴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F. R. Leavis[M]:49.
 - ¹⁵ 王宁. 后现代主义之后[M].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217.
 - ¹⁶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3.

-
- ¹⁷ 诺斯洛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M],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2-3.
- ¹⁸ 同上:2-3.
- ¹⁹ 诺斯洛普·弗莱. 批评之路[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6.
- ²⁰ 同上:6.
- ²¹ 同上: 2-3.
- ²² For Continuity[M];9.
- ²³ F. R. LEAVIS. 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2.
- ²⁴ ROBERT D DENHAM. "Introduction" [A]. NORTHROP FRYE. On Culture and Literature[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11.
- ²⁵ A. C. HAMILTON.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His Criticism[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4-5.
- ²⁶ 同上:4-5.
- ²⁷ Northrop Frye. The Bush Garden: 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C], House of Anansi Press, 1971:323 .
- ²⁸ 傅大为. 两种文化: 冷战坚冰何时打破? 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N], 中华读书报, 2002-02-06.
- ²⁹ 诺斯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73.
- ³⁰ 王宁. 超越后现代主义——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 4[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211-212.
- ³¹ 后现代主义之后[M]:183.